

编辑:施亚泽 组版:张淑玲 校对:李蔚

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青春期突

与杠精同行的日子(四) ——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

◎丁兆梅

(这次所讲故事为大一学生小樊分享的自身经历,为便于理解,叙事从她的视角切入,下文中的“我”即樊筱凡本尊。)

我的同桌赵同学在数学课上引经据典,对“有理数”“无理数”这两个名称大发议论,我和同学们都听得似懂非懂。但必须承认他说得行云流水,毫无破绽,真羡煞我也!这位杠精能抬出如此强的“杠”,实在令在下心服口服。那阵子,我几乎要将他当成偶像了。作为一个怕开口星人,我觉得他说啥都有道理、啥情况下都能自圆其说。

当然,坏处也是有的。有理没理他都要抬上一番杠,这已经成了习惯,自然会招来不少白眼,我有时也会受到牵连。后来,当他在别人那里渐渐施展不开后,就开始看一切都不顺眼,干脆掉头拿我练手。

那日早上到班,他看我在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复查数学题,扔了书包,重重叹口气:“哟,一大早那么认真干吗?想考第一呀?一切皆虚假,连数学也是假的。”也不知道他是受啥刺激了,我不敢辩解,只能磕磕巴巴安慰他:“别那么丧嘛,数学至少是求真的。”他来劲了:“哟哟哟,满嘴求真,搞得就你人间清醒一

样。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,学数学算来算去,学得再好,也不过是一时的自我麻醉罢了。”

我不能认同他的观点,却又完全接不上话,只能埋头拿书摆文具,他又找前排女生感慨——不是之前顶我们桌子的缪楚楚了:“邱童,你说,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樊筱烦在做无用功?其实学习是没有意义的,对吗?”邱童也是伶牙俐齿,直接回敬:“对对对,你都对,一切皆无意义,讨论也是狗屁。”

眼看对话无法继续,他掉头找我:“樊筱烦,我不是杠啊,我是真的就想讨论问题,探求真理,但是咱班有些女生说话也太难听了。”

我赶紧做个“嘘——”的手势,表示不要再说,虽然我也常怀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低级趣味,但此时此刻实在不宜扩大战火。可赵同学这种杠精根本就不懂我的心,他必须找个人对抗到底:“你个怂货,凭什么都要我出头啊?”

我在心里说:一大早的,根本就是你在自取其辱,老喜欢抬杠可不是个好习惯,也就是我能忍你这么久了。那时,我感觉赵同学已经是榔头附体,不顺眼时,看谁都是钉子,都想要锤人家一下,锤到人家不开心了,他

就很开心似的。碰到软钉子没法锤的时候,他就掉头锤我:“樊筱烦,刚才老师讲的笑话好听吗?看你笑了傻瓜,笑点究竟在哪?”“樊筱烦,你别怪我瞎说大实话,你从不轻易表态,城府怎么深得像桃花潭水三千尺呢?”“樊筱烦,你说陪猫玩最开心,真没良心,好好的吉祥三宝不当,你爸妈白养你了……”

奇怪!我爸妈怎么就白养我了?初中时期最爱跟爸妈对着干,这可是连大人们都默认并接受了的事实,陪猫玩似乎更容易实现跨物种的和谐交流。我老妈有事没事就在家听讲座,关于青春期叛逆、自我同一性等词儿听得我一头雾水,好处是我爸妈貌似都听懂了,每次在矛盾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,他们总能悬崖勒马,收回老拳后互相宽慰,说青春期的娃娃长着二级管脑子,在亲子关系最危险的阶段,他们必须忍着,让着;再过几年,等过了十八周岁,兔崽子的脑子发育成熟后就好了。

爸妈不跟我一般见识,但赵同学似乎看不下去,动不动就攻击我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后来,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

儿子的温暖

◎郝爽

我家麦奇年纪小小、文化不高,耳朵是摆设、腿是小马达、手是金箍棒,脾气很犟,不让干嘛偏干嘛。每天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剧情:一开始母慈子孝,十分钟后鸡飞狗跳……日复一日,我有时忍不住地对他暴躁。

麦奇他爸出差去了。独自带娃的这段时间里,吃饭、睡觉、洗澡、上厕所,都是分秒必争,连呼吸都觉得浪费时间,凭一口仙气吊着就够了。一手抱娃,一手炒菜;一手抱娃,一手脱裤子上厕所;一手抱娃,一手……练出了我的肱二头肌,也锻炼了我单手生活的本领。

这不,午休时间到了。但麦奇却依旧像打了鸡血一样,翻箱倒柜,蹦蹦跳跳,一刻也不停歇。无论我怎么哄,他都丝毫没有躺下午睡的意思。但我缺觉啊,若给我一张床,我能睡到天荒地老。麦奇不停地在我耳边叨叨:“妈妈,妈妈,来陪我玩呀……”可我真困到不停打哈欠、揉眼睛。

不知道麦奇从哪里找来了一瓶眼药水:“妈妈,你的眼睛是不是生病了,有药药。”看得出他有点担心,又积极地为我想办法。

“宝贝,妈妈没有生病呀,妈妈只是困了想睡觉。宝贝,你也有困的时候,对不对?”

麦奇居然学着我的模样,小手拉着大大的被子说:“妈妈,快睡觉吧。我来拍拍你,给你讲故事……”

我焦虑、烦躁的心忽然平静了下来。看着眼前这个小人儿,甜美可爱的笑容融化了我的心。是啊,他还是个孩子啊,他这个年纪无忧无虑、天真无邪,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,不过是贪恋玩耍罢了。他不是不体谅妈妈,而是完全不懂大人的意思,我又何必和他生气呢!

当年,他在我的期盼和焦急之中呱呱坠地。仿佛一眨眼工夫,他已经从当初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今天的小人儿了。在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里,的确有很多烦恼、累过哭过,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

麦奇还在忙上忙下地叫我快睡觉。是啊,我一直都住在他的心里。只是繁忙琐碎的日常,让我没有能静下心来好好感受这份温暖。



假妈妈

◎卢海娟

然哭个不停,就气呼呼地说:“别哭了,再哭,我把这个破车扔河里去。”

小孩子急忙爬起来,两只小手又去扶车把。妈妈站起来,得意地笑了,又把手机举到眼前。

小孩子不断尝试。终于,滑板车歪歪扭扭艰难地向前滑了一点。

“我会滑了,妈妈你看,我会滑了。”小孩子兴奋地叫起来。

妈妈恋恋不舍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,看了孩子一眼,很应景地说:“嗯,好。”想了想又说:“宝宝,你太厉害了,滑得这么好,连妈妈都撵不上你了,宝宝真棒。”

这表扬的话连我都听得一头雾水:孩子不过刚刚找到一点感觉而

已,况且妈妈也根本没有挪动脚步。很明显,这名妈妈是有育儿的学问的,她知道孩子需要表扬,可是,这种没有一点真情的敷衍,真的不会扰乱孩子的认知吗?

终于,妈妈有些不耐烦了,叫宝宝回家。宝宝正玩得高兴,当然不肯。妈妈很生气地说:“你这个小孩儿,怎么这么不听话呢?不听话,我走了啊,把你扔这里让人抱走我也不管了啊。”

她一边说,一边强行抱起小男孩,一手拖着滑板车往前走,小男孩在妈妈的怀抱里边挣扎边哭。

我看着他们,怀疑自己遇见了一个假妈妈。